



他山之石 [美丽乡村建设样本 贵州]

多彩贵州各美其美 民族文化美美与共

少数民族文化里找寻“贵州精彩”

H记者手记

少数民族文化要“用”才能“活”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玉洁

山至葱郁，水至清甜，行走在贵州的山水间，少数民族文化分外耀眼——头戴繁复银饰的少女，与腰系花带的青年遥相对歌；“牛王”被外村人牵进村里“示威”，踩中的鸡鸭便笑吟吟地任其带走；水车、碾坊、洗衣石板等城市中寻不到踪迹的生产工具，依旧在这里发挥着本来的作用。

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在旧照片里，在博物馆里，而是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九曲十八弯”的山路把这些美丽而神秘的村寨隔在另一个世界，也把这些古老而璀璨的文化护在茫茫林海间。

少数民族文化是该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展示着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然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出务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令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和消解日益突出。在海南的部分少数民族市县，已经很难看到群众在非重大节庆时穿戴民族服饰，更难寻觅到仍在使用的船型屋等传统建筑……

但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仍然存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贵州各级党委政府，十分注重保护掌握传统技艺的老传人，为其提供传授技艺的优越条件，并对其掌握的技艺做了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并能够利用这些技艺生产文化产品，使传统技艺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使技艺成为谋生手段，让村寨成为创业福地。通过这一老一少”，把少数民族可能出现的传承断层衔接了起来。

贵州还善于通过整村推进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少女舍不得剪去一头长发，插不上银饰的女孩难以自家的农家乐招来客人；在榕江七十二侗寨，侗族青年不能不会几首侗族大歌，对歌对不过三五首的连自酿的米酒都推销不出去。以生活推动生产，将生产融入生活，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愈加强盛。

因此，我们不仅要通过收集、整理等手段，将少数民族文化记录、保存起来，还要通过“活态”的方式，让少数民族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自然而然的延续和发展。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玉洁

三声炮响，引得老人一声长眸。水灵灵的侗族姑娘一边唱着迎宾曲，一边却牵来粗绳把寨门拦住。你若能对上歌，三五个来回就能进寨；你若对不上来，那得吃上一片辣肥肉，再饮尽一筒醇米酒，才能获得一根串着红鸡蛋的花带，在阵阵“阿嗨”“阿嗨”的欢笑声中被迎进寨子。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侗族的“相思节”，海南日报报道组一行此番来得正是时候。尽管阴雨连绵，可贵州省榕江县七十二侗寨的侗族群众依旧热情高涨：杀猪宰鸡，开田捕鱼，蒸熟新米邀请宾客“尝新”；开展斗牛比赛，引来牛王进村，同唱侗族大歌，在花前月下互诉衷肠。

一周的贵州之行让报道组印象深刻：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聚居着50多个少数民族——绮丽的盛装、繁复的银饰、悠扬的山歌、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每一张幸福的笑脸都装点着多彩的贵州。



文化与民族同生共存

不仅“相思节”，平日里的七十二侗寨也是一片歌的海洋。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能用歌声表达。

试想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月上柳梢头，侗族小伙带着牛腿琴、扛着独木梯，来到心爱的姑娘窗下，爬上吊脚楼就亮开嗓子唱一首“喊姑娘歌”。姑娘若也芳心暗许，就打开窗子回上一首“对唱歌”，一来二去最终唱到“发誓歌”时，一段大好姻缘就算是定下了。

一曲山歌，流传千年，至今仍在侗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走进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古风遗韵也是扑面而来，与这个民族同生共存——

文化与经济相伴相长

历史悠久又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新的作用。

以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它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习俗等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被称赞为一座露天的苗族文化博物馆。

记者注意到，即使还未到旅游旺季，西江千户苗寨里的多家客栈就已经挂上了“满房”的标牌。苗族姑娘歌唱着送上的牛角酒、老腊肉、板凳舞、芦笙舞让游客为之迷醉；不时上演的“游方”“飞歌”“吃新”“斗牛”等民俗活动，渗透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据了解，约从2008年起，居住其中的大部分苗族群众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天翼记得，当时整个村寨的老百姓在政府指导下，夜以继日地进行各种改造建设，“我有一个堂哥，那段时间在西江拉马驮

文化与未来紧密挂钩

西江千户苗寨只是贵州少数民族聚居村寨变迁的一个缩影，它们从一个个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保护乏力的传统村落，一跃成为了经济旺、百姓富、产业兴、民族文化得到较好保护与彰显的现代村寨。

这其中，有群众的建设激情，更有党委和政府的正确指导、大力投入。特别是，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明确要求“全省各地要以保障民生为核心，以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为根基，突出风貌保护、风俗保护、风物保护”。

今年，贵州省又拟从立法层面，对193个民族乡进行保护。除了将设定“民族文化生态示范乡”的命名条件和程序以外，还明确将优先扶持民族乡传统手工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鼓励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民族乡领办兴办民族工艺企业，并给

予相关优惠政策。

“党委和政府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对我们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件大好事。”从江县洛香镇塘洞小学“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的传承歌手石永辉告诉记者，通过多种形式的校本课程、大小比赛，塘洞小学的学生对侗族大歌等民族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纷纷报名选修相关课程。“他们也知道，只有保护好民族文化，才能守住民族的根和魂。”

除了授课，石永辉还常常以传承人的身份到各地的侗族大歌比赛担任评委，并借机从这些比赛中收集古老和新派的侗族大歌，“侗族没有文字，大歌都是口口相传留下来的，一旦遗失便再难寻回。我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把口传心授的民族文化形成文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侗族姑娘与游客同庆“相思节”。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当地学子在贵阳孔学堂举行成人礼。

H建言海南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
**深挖传统文化资源
打造城市精神高地**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玉洁

“作为一个文化教育公益性项目，贵阳孔学堂不仅是一座仿古建筑，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徐忻所认为，海南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地。

区别于现有的大部分孔庙，孔学堂不以祭祀为主要功能，而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同时承担着教化、礼典、祭祀、典藏、研究、旅游等六大基本功能。

以教化功能为例，孔学堂自开放以来，就积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此开展公益性学术讲座。此类讲座每年要举办上百场，场场爆满。2016年春季以来，孔学堂又开办了每月一次的“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贵州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开阔文化视野提供了高端平台。

再以旅游功能为例，平日里，游客可在饱览水光山色之后，走进书店画廊、文化名店、艺坊式工作室等，购买文房四宝、古籍图书、传统服饰等文化产品；或者选择传统餐饮、客栈住宿等旅游服务。节庆时，游客更可来到这里，参加颇具特色的文化庙会、传统文化活动周等，猜灯谜、听讲座、学民俗、观演出……

孔学堂俨然已经成为贵州“多彩文化”里颇具代表性的一张文化新名片。对于海南是否能够借鉴其成功经验，徐忻表示肯定。他说，打造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首先要挖掘出当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且深入分析和充分利用、不断放大这些资源，使之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

比如，北宋文豪苏东坡在海南度过了其人生的重要阶段，也为海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近些年，海南各界为挖掘东坡文化、发扬东坡精神作出了许多努力，可以以此为契机写一篇大文章。

徐忻建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牢牢把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这个基础，紧紧抓住内容建设和功能发挥两大关键，让每一个文化设施都能够直截了当地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

“相信这样一个文化平台搭建起来后，海南也能由点而面形成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氛围。”徐忻最后提醒，建设和运营此类大型文化综合体，一定要坚持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不要让过多的商业色彩掩盖了文化的纯真本色。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海南日报客户端 南海网专题

视频拍摄：李庆芳
视频剪辑：李庆芳

扫码看贵州多彩少数民族文化

